

人在旅途

留学那些年

顾亿佰

关于吃

有人问我，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有什么感觉？我说：“快把自己培养成新东方成绩最烂的厨师了吧！”

是的，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自己做饭是最省钱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但后来想想，自己做饭也不划算，在韩国，将近人民币30元的大白菜，一盒6个60多元的番茄，连吃个番茄炒蛋都得纠结半天。更别说肉了，虽然我也不爱吃猪肉，但我喜欢的牛肉更贵。

疫情之前，我在语言学院，一个小班十个人左右，一群来自各国的男男女女，叽里咕噜说着对方听不懂的话，靠着动作比划，竟也能猜出个七八分。

我们班包括我在内，有五六个中国人。一开始，各国相识的自然会抱团，逐渐认识后，便扩大了自己的朋友圈。半学期过去后，我们开始聚餐，相约去野餐去逛街，过节还会约着去谁家包饺子。当然，那时候在家也不经常做饭，我们学校有两个食堂，几乎天天在这两个食堂中研究菜单。

我住的房子是中介帮忙找的，但我实在受不了室友的生活习惯，只能搬家。同班一个姐姐帮我找了她附近的房子，搬家之后，我也经常去她家蹭饭。

在韩国，我吃过最贵的一顿火锅，就是某捞，吃了将近人民币2000元，不过我们人多，人均下来一人200多元。我的一个泰国同学第一次吃某捞，还在震惊于他们时刻服务的态度时，又被免费水果惊得“哇”了好几次。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会很骄傲地跟他们说，这可是中国的品牌哦。

一学期下来，大家已经吃过火锅、麻辣烫、麻辣香锅，甚至东北同学还带着我们去吃了一家生意挺火的东北菜。上来一大盘的锅包肉和地三鲜，虽然不知道正不正宗，但味道还算不错。

有一次中秋节，我们拿着披萨和炸鸡，直接冲到了某个同学的家里。感觉东西不够吃，她拿出存了很久的饺子皮，调了几个馅儿，每个人都包了几个不像样的饺子，但香港同学包的云吞是最好看的。那天，我们假装很成熟地干杯，有人喝了酒，醉了之后嚎啕大哭。那天，我们允许自己有片刻的软弱。

后来，这样热烈又纯真的日子随着散去的宴席屈指可数，我们各自学着成长，又随着疫情的到来，开始学着自已买菜、开火、烧锅。当我们都开始避开超市的早晚高峰，知道晚上10点之后去Homeplus有1+1的打折品，知道Costco的东西量多但其实价格也并不便宜，知道其实晚上下单第二天凌晨就能送达的线上购物，我们似乎都已经学会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生存的方式。

关于交友

曾经流行一个话题，“谁都有阶段性朋友”。是的，这个话题很值得深入讨论，每个人都会有阶段性的朋友。当经常问候开始变得偶尔问候，最后到节假日甚至到新年时的挂念，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原来我们逐渐都在忙着各自生活。

有一次放假回国，只是在很无聊的时候点开了很久没登录的Instagram（海外社交平台），这才发现三个星期之前泰国同学的留言，她祝我新年快乐，期待我们有机会再见。所以，当我看见她的那条问候，惊诧之下，和她解释了自己并不常登录这个软件，也祝福她新年快乐。过了几小时之后，她回复，说很想念大家，也很想念在一起玩的日子。忽然觉得我们大家的距离好像并不遥远，似乎前一天大家还在一

起吃着火锅聊着天。

当时，我跟帮我找房子搬家的姐姐说了之后，她表示泰国同学也给她发了，觉得很暖心。由于我和她住得很近，即使分班，我们还是经常会约着一起回家一起上学，彼此并没有因为结交了新的朋友而疏离。

她比我大了几岁，因为男朋友才选择来韩国读语言学院，也打算结婚定居。我们经常在聚餐的时候感叹她的勇敢，她说做过很多连自己都觉得荒唐的事，现在想想，怀疑自己当时是打了鸡血才熬过了每个难熬的夜晚。

她说，上大学后去了北京奋斗，在投了无数的简历还是没结果时，她选择了摆摊，租了一个地下室，每天早上在拥挤的人潮里挤上地铁去面试，晚上又开始摆摊，卖过手套、首饰、袜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有天晚上，很冷很冷，我都没舍得拿个厚一点的新手套给自己戴上，后来，实在没忍住，买了个烤地瓜吃，一边暖手一边吃。”

闯北失败后，她灰溜溜回了家乡，后来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又勇敢了一次，决定离开家乡。

她的故事很精彩，精彩到我们甚至觉得可以拍成电视剧。再后来，我们靠着微信联系，之后几年，在逐渐减少了聊天之后，也成了朋友圈点赞评论的惦记。

我们曾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也曾一起笑着说一段自己的故事，我们好像从未走远，又好像各自忙碌。

关于学习

正式上学后，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语言学院里跟小学生一样的作业。而是每个教授不一样的报告和PPT，还有对于留学生来说，最讨厌的小组作业和发表。

报告和PPT是噩梦，小组作业和发表就是梦魇。在熬了无数个大夜和掉了无数根头发之后，我差点一度感觉自己得了狂躁症。

报告要按照格式写，PPT有页数指定，小组作业是随机挑选组员。我们的课是属于年级不同，相同专业都可以选修，所以一学期上完，下个学期又换了一批不认识的人。

一组不认识的人面面相觑时，只能不失礼貌地尬笑。我们组在简单介绍自己后建了群，由于是在期中之前上交，所以并不着急做。在距离上交日期还剩半个月时，群里毫无动静。我在群里主动问，什么时候开始讨论，无人回应。快半夜时，有人回了一句，“大家一起找个有空的时间吧。”

第二天，我打开群聊，其中一位组员已经发上了一份大致内容，时间是凌晨4点。4点30分时，又发了一条，“如果有什么哪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

还有一门课，需要两三个人组成一组，我找了一个女生组队，因为她看起来文静且认真。我们的作业是完成一份调查报告，需要采访，最后还需要完成小组发表。我在列好采访问题后发给了她，而她完成了报告的框架。我们互相配合，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在采访时，她让我以练习口语为由跟专业人士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她在一旁配合着我，偶尔提出解释。最后，我们组得了A，即使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依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忽然回忆起这些，发现原来记忆还很清晰，经常感慨时间过得很快，经常忘记前几天发生了什么，但其实我们总能想起看似普通却实在经历过的每分每秒。

我们常说，透过时间的长河，回望过去，感叹着故事发生过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因为存在，存在于故事本身和在故事里的人的本身。

这也是每个人都不可复制的旅程。

生活滋味

自由的风

朱勤



去丽水的旅行团里有位退役的运动员，现在是岱山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

他在新城买了房子，每周去岱山两天，授课17节，晚上可以住在岱山的校园里，也可回本岛。他还在岱山开了家武术培训学校，利用业余时间教孩子们练武强身。

学体育是件很苦的事，他自7岁上学起读的就是习武类的学校，升学的过程与大多数人不同，需要吃很多一般人吃不了的苦。读研究生，也不只是考试成绩过关和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就行，还有高强度的体育专业素质考核，每天必须坚持做强度很大、精确性要求很高的运动。

作为学校的体育老师，他不仅要做好教学工作，还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去年6月，他在脚受伤的情况下，带伤参加了在岱山县体育馆举办的舟山市第十二届全民运动会的武术环节比赛，并获得太极拳比赛的优异成绩。

他说，别人的童年是用电子游戏训练手指灵活性的时期，而习武的人自幼就在三维空间雕琢身心的黄金比例。当同龄人追逐即时快感时，他正淬炼时间管理、情绪控制与目标执行的三大核心素养。他说武术从来不是简单的防身术，而是一套古老而超前的人体开发系统，如同武术的“暗劲”，是百日筑基的沉淀，最终成为改变其人生轨迹的深层力量。

他念的武校，小学阶段上课时得蹲马步，初中开始准军事化管理。坚持学习武术的孩子，身上总有一种强大的引人注目的“气场”。他们未必是学习最出类拔萃的，但举手投足间透出的专注力、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以及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分寸感，往往让人眼前一亮。

有天早晨，他用手机唤醒我，把我带到宾馆旁的溪边练习了站桩。跟着他半蹲着，手向前平摊，10分钟后，手指就感到了微微的热量。

我望着专注而自信的他，觉得自己的精气神也被他带了起来。站完桩，我们一前一后踩着依山而建的宾馆的白色台阶登上山顶，我跟在他的后面，有种被体育老师带起来腾云驾雾的感觉，全身感到非常舒适和自在。

我说和你一起早锻炼，登山、站桩、周游山谷，咱俩就像一阵自由的风。关键是我被你带动了，在一天中最佳的时间段——清晨，既做了静态运动，又做了动态运动，动静结合，精气神特别好。他回答说，他确实是一阵自由的风，在岱山和本岛间往返漂浮，而我也可以是自由的风，只要心是自由的，就可以来去自由，优雅而又从容。